

生命守护神

——记湖北省武汉长江救援志愿队

本报记者 郑明桥

时代先锋

群像素描

武汉长江救援志愿队 2010 年 3 月成立，由武汉三镇 22 支冬泳队组成，志愿队中有工人、干部、银行职员、教师、公务员、出租车司机……年龄最小的 41 岁，最大的 70 岁。他们常年默默坚守在长江与汉江的两江四岸。志愿队成立以来共挽救 200 多名落水者的生命。

3 月 19 日 21 时，武汉中雨。

虽已进入春天，但是雨夜的江风依然透着凉意。武汉长江救援志愿队队长俞关荣像往常一样，坚守在汉口龙王庙长江边上。他手持高倍夜视望远镜搜寻着江面，毫不松懈。

5 年来，他带领的这支由武汉三镇 22 支冬泳队组成的长江救援志愿队，坚守在长江与汉江的两江四岸，已挽救了 200 多名落水者的生命。

如果不是去年 10 月 25 日，队员陈忠贵因救人牺牲，也许不会有多少人知道有这么一群人默默地为生命坚守……

一个名字铸就一座丰碑

在武汉长江救援志愿队中，65 岁的童淑华年纪最大。他说起那天救人的一幕，犹在眼前。

去年 10 月 25 日 20 时许，汉口王家巷轮渡码头传来急促的呼救声。陈忠贵等 7 名正在码头帐篷里休息的冬泳队员连忙赶到一艘驳船上查看。距离船头约 5 米处的江中，一年轻人身被大片水葫芦包围，仅头部探出江面。20 余米外，另有两名年轻人在江面上起伏。

童淑华将驳船甲板上的塑料水管绑在腰间，蔡从庆套着一个游泳圈，而 64 岁的陈忠贵救人心切，未做防护准备，就与同伴一起纵身跃入江中。

救援中，童淑华和陈忠贵两次下水，救出两人。在将第二位溺水者拉上岸后，体力不支的童淑华瘫软在沙滩上。

“龙王庙、王家巷一带，汉江与长江交汇，堪称长江水情最复杂的地带。水急、漩涡多，再加上不断有水葫芦随着湍急的江水流席卷而下，救援现场可谓危机重重。”据冬泳队队员李首快回忆，面对夜色中被水葫芦覆盖得黑压压的江面，“再次下水随时会有生命危险。”但他们没有丝毫迟疑，在落水者即将被淹没的瞬间，再度跃入长江救人。在蔡从庆、陈忠贵向距离最近的一名溺水者游去时，“年纪



图① 长江救援志愿队合影。资料照片

图② 队员们正在进行救援打捞练习。朱素芳摄

图③ 救援队员吴桂涛苦练跳水本领。资料照片

最大的陈忠贵明显有些体力不支。”两名队员一左一右拉着溺水者往回游时，在岸边指挥救援行动的李首快看到，“老陈刚探出头，一个浪打来，一大片水葫芦压在他头上，陈忠贵就再也没能出来。”

“人生不是一支短短的蜡烛，而是一支由我们暂时拿着的火炬；我们一定要把它燃得十分光明灿烂，然后交给下一代的人们。”这是陈忠贵的儿子陈思在清点父亲遗物时，在摘抄本上看到的。

出事当天，陈忠贵第一次救人上岸后，队员们纷纷劝阻他不要再下水。但他还是跳到江中。陈思说：“让他选择 100 次，他都会毫不犹豫地跳下去救人。”陈忠贵所在的救援队队员说，老陈就是一支火炬、一座丰碑。

一个群体的默默坚守

4 天后，陈忠贵的遗体在 15 公里外的天兴洲被找到。

当天，与陈忠贵一起进行施救的还有 6 人。当时，在场的人们并不知道这些施救者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长江救援志愿队队员。

陈忠贵的英勇事迹不胫而走，一个个救人的故事也浮出水面——

去年 7 月上旬，一名男童独自在大堤口江边玩耍，不小心踩到青苔后坠入江中，在此值守的吴晓君潜入江底将其救起。

没有强制性的要求，也没有任何报酬，这群冬泳爱好者彼此约定，把看见险情、施以援手的人性本能，变成了轮值江边、守望生命的共同责任。

救援志愿队队员来自武汉 22 支冬泳队，平时游泳的地方，就是他们的值守点。

长江汉江交汇，在武汉形成两江四岸 350 公里岸线。江水湍急，特别是夏秋汛期，水流最急时达到每秒 6 米。每年三镇溺亡事故，多则百余人，少则数十人。

冬泳队员们都是游泳好手，大多数都有在江中“拉人一把”的经历。

“组建一支队伍，比较专业地开展

救援”，2009 年，圣士长游冬泳队队长俞关荣在悠游网发帖倡议。

2010 年 3 月，武汉三镇 18 支冬泳队齐聚一堂，酝酿成立长江救援志愿队。章程草案确立，投票表决。商议到“报名须知”第五条，大家沉默了一会儿，最后全票通过。

这一条是：“本人在报名时意识到所参与的救援行动本身所潜在的风险：包括人身伤害、物质和经济损失、工作失误，并且可能得不到合理的赔偿。”

一张张《水上救援队报名表》分送到 18 支冬泳队。拿着表，队员们不约而同留意到了“报名须知”第五条，笑称是“生性”。笑归笑，大家仍一致同意。

俞关荣被推举为长江救援志愿队队长。消息传出，又有 4 支冬泳队加入。这 22 支冬泳队，覆盖了武汉市各处亲水点：长江最上游有平湖门队，最下游有钢城建五队；汉江最上游有古田队，最下游有龙王庙队。

志愿队中有工人、干部、银行职员、教师、公务员、出租车司机、私企老板……他们中最小的 41 岁，最大的 70 岁。

童淑华将驳船甲板上的塑料水管绑在腰间，蔡从庆套着一个游泳圈，而 64 岁的陈忠贵救人心切，未做防护准备，就与同伴一起纵身跃入江中。

救援中，童淑华和陈忠贵两次下水，救出两人。在将第二位溺水者拉上岸后，体力不支的童淑华瘫软在沙滩上。

“龙王庙、王家巷一带，汉江与长江交汇，堪称长江水情最复杂的地带。水急、漩涡多，再加上不断有水葫芦随着湍急的江水流席卷而下，救援现场可谓危机重重。”据冬泳队队员李首快回忆，面对夜色中被水葫芦覆盖得黑压压的江面，“再次下水随时会有生命危险。”但他们没有丝毫迟疑，在落水者即将被淹没的瞬间，再度跃入长江救人。在蔡从庆、陈忠贵向距离最近的一名溺水者游去时，“年纪

志愿队员分时段轮流值守这 8 个游泳人群密集区域。值守的任务，除了救援，还包括提醒戏水者离开危险水域。

英雄壮举让志愿精神永存

陈忠贵的牺牲，让大家重新掂量起志愿队“报名须知”中第五条的分量。

陈忠贵是救援志愿队的第一个牺牲者，也许不会是最后一个。志愿队员们对此都很清楚，但没有一个人要求退出。

其实在多年的救援过程中，多位队员都险些成为“第一个”。

去年 5 月底，队员张纯详在青山区建设五路江滩遇险。他将溺水的年轻人双手反扣，准备往岸边拖，没想到被年轻人一个后蹬腿踢中要害，“当时，人几乎晕厥”。幸运的是，队友及时将游泳圈扔了过来。

同年 7 月 23 日晚，汉阳门码头，江水超出防洪设防线 1 米多。由于天气热，戏水人极多，险情不断。值守在这里的赵汉清下水 5 次，救起 6 人。最后一次上岸时，他的两腿直打颤。

“体力完全透支，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根本考虑不了更多。”赵汉清事后说。

陈忠贵牺牲已有数月，长江救援志愿队没有一个队员退出，而且队伍规模还从最初的 22 支扩大到 31 支，人数从最初的 114 人升至 1150 人。

从游泳者到救人者，从个人自发救人到组织起来守望长江汉水，救援志愿者不仅集合了一个个好人，还将古道热肠的传统转化为一个现代志愿者组织的精神内核，在现代城市生活里焕发出别样的豪迈壮美。

行进中国 精彩故事

每个故事都是时代印记

人物简介：

王倩，山东青岛曹村草莓农业合作社理事长。她花了 4 年时间，把合作社草莓的种植面积从 50 亩扩展到 1500 多亩，社员也从 30 户发展到了 156 户，社员每亩增收 5 万元以上。今年 3 月初，被评为全国巾帼建功标兵。

“这是新品种，酸甜多汁，不信你尝尝。”当《经济日报》记者在青岛市城阳区夏庄草莓采摘节上见到王倩时，她正拿着一颗自家产的、足有鸡蛋那么大的草莓，自信地向游客讲解。看着这一幕，谁能想到，眼前这个农家姑娘原是医科大学毕业生。

庄稼地里走出了“草莓公主”

“本来不想从事农业，从小就学医。”王倩在大学学的是护理专业，2009 年 4 月，当她获得去新加坡留学深造机会的同时，父亲被查出了癌症晚期。

“当时家里还是普通的简易大棚，爸爸担心妈妈一个人种大棚太辛苦，刚做完化疗就跑到地里把简易大棚改建成全自动的冬暖式大棚。他身体很虚弱，但是劝

从医科大学生到“草莓公主”

本报记者 刘成 通讯员 晓顺

不住他。”王倩被父亲打动了，决定放弃自己的理想，回家种草莓，“父亲在家里是顶梁柱，他希望我能把他的事业继承下来。”

2009 年 5 月，王倩正式接手父亲经营了多年的合作社。没有经验，缺乏资金，社员不信任……王倩每天早上 5 点多钟起床，全身心扑在草莓地里，边看书边实践。父亲治病花光了家里积蓄，她说服母亲将家里的房子做抵押向银行贷款，建起了占地 80 多亩的新品种试验基地。就这样，她迈出了第一步。

6 年后，她的合作社生产的“曹村草莓”获得中国农产品品牌博览会优质农产品金奖，合作社越办越大，社员腰包鼓起来了。王倩赢得社员的信任，社员们也送给王倩一个美丽的名字，叫“草莓公主”。

把体验式深加工“带”起来

合作社的草莓不愁卖了，王倩又开始思考新的发展路径：延伸合作社草莓生产的产业链，把草莓深加工契合游客的体验加入到草莓采摘和观光旅游的项目当中。

助大学生创业一臂之力

当扩大规模盖温室大棚时，妇联协调政府有关部门，帮她争取了农业补贴；当资金出现困难时，妇联为她争取了贷款；当想通过网络发展时，还是妇联给她带来 O2O 营销模式的相关材料，帮她聘请创业导师。为回报政府和社会对她的支持与帮助，王倩也在分享自己的创业经验，尤其是关注和帮助刚起步创业的大学生。

除了合作社的理事长外，王倩还有一个头衔，那就是青岛市妇联领衔的青岛女大学生创业联盟的副会长，该联盟目前的成员已经达到 120 多人。王倩经常在合作社举办活动，邀请刚加入自主创业联盟的大学生一起座谈交流。

“我也算是闯过来了，有些经验也能和大家分享一下，让大家有个初步认识。”王倩说，“我接触农具之后，觉得挺有意思，就开始收集，慢慢地发现农村的一些民俗挺有趣的，我也一块儿收集了下来，作为我们观光旅游的一个项目保留下来。”

正能量

笑脸如花迎旅客

——记成渝铁路动车员工阿衣以卡

本报记者 冉瑞成 通讯员 刘真珍

2 月 28 日清晨，寒冷的气息再次回归重庆。重庆北站熙熙攘攘，人流如织。成渝铁路动车客运员阿衣以卡着装整齐，精神抖擞，有序组织旅客上车后，笔直站立在 2 号站台，目送重庆北到成都的 D5101 次列车缓缓开出。列车越来越远，细雨朦胧了视线，一样的列车，一样的工作，让她的思绪回到 2009 年。

扎根车站，坚守的信念从未改变

2009 年 9 月 28 日，“成渝”和谐号动车开行了，这是成都铁路局在成渝两地之间首次开行最高时速为 200 公里的动车，标志着西南铁路的高铁时代正式开启。那年，阿衣以卡来到重庆车站，成为首批在动车班组从事客运工作的职工。阿衣以卡说：“我很庆幸自己能搭上西南高铁的第一班车，成为动车班组的职工。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好好工作，为更多的旅客好好服务。”5 年来，随着成渝动车对数的增加、渝利动车的开行，动车班组的工作压力越来越大，班组成员也从原来的 28 人增加到了 73 人。如今，和阿衣以卡一样战斗在动车班组 5 年的姐妹仅存 4 人，大家都戏称她们为“四朵金花”。

说起这“四朵金花”，北客车间副主任欧铁君最有感触：“从 2009 年动车开行，我一直和这些小妹妹在一起，动车班组相对其他客运班组来说，工作标准更高，工作强度更大，好多人都离开了。阿衣以卡是‘四朵金花’里的‘索玛花’，是最能吃苦的孩子，现在是班组的工作骨干，业务过硬，是大家学习的好榜样呢！”

“现在的工作尽管辛苦，但是在里我学到了很多。车站就是我的家，同事们就是我的亲人，我不愿意离开。”阿衣以卡的眼睛里满是真诚。

笑靥如花，旅客的称赞不计其数

车站动车班组是重庆市的“青年文明号”，阿衣以卡是班组的青年骨干。她时刻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一直遵循“以人为本，旅客至上”的服务理念，尽心尽力地干好每一天的工作，全心全意服务好每一位旅客，用她的微笑温暖旅途中的人们。班组每个季度的星级评定，她都名列前茅，服务台的留言簿上也有很多感激她的话语。

还记得那是 12 月的深夜，阿衣以卡负责最后一班岗，她正准备关闭候车室大门，就见一位婆婆蜷缩在角落，寒风呼啸，婆婆瑟瑟发抖。阿衣以卡赶紧把婆婆扶起来，领她来到服务台，端来一杯热水。

原来，婆婆今年 65 岁，家住合川，家里有一个患抑郁症的女儿和自己相依为命。一个月前，女儿一个人出门走失了。婆婆焦急万分，托人八方寻找。昨天下午，婆婆接到好心人的电话，说上海有一个各种特征都像自己女儿的人。婆婆来到车站，准备买最早一班到上海的车票。终于，她买到了明早 8 点到上海的快车票。婆婆在重庆人生地不熟，又实在舍不得去住旅馆，只能蜷缩在候车室的屋檐下，苦等天亮。阿衣以卡看到后，找到了值班员李明欣，将婆婆的情况和盘托出，李明欣当即赞同，将婆婆安排在间休室住下。第二天一大早，阿衣以卡又给婆婆买了面包、水、方便面等食品，送婆婆上车。婆婆很感动，拉着阿衣以卡的手不舍得松开……

“其实我帮助旅客的时候并没有想太多，我只想要用自己的真心去对待每一个人。面对数以万计的旅客，有时觉得很累，不过只要能看到他们快乐出行，平安回家，再苦再累都是值得的！”阿衣以卡望着候车室来来往往的人群，笑容甜美，就如那朵盛开的索玛花。

“麻雀园丁”的爱和坚守



在宁夏泾源县泾河源镇底沟村教学点，教师于广银在给学生上课（3 月 19 日摄）。这个教学点只有于广银和妻子马玲两名老师以及 17 名孩子。这对夫妻教师已经在这里任教七年。

近日，记者在素有“贫瘠甲天下”之称的宁夏西海固地区采访，发现不少规模较小、设施简陋的“麻雀学校”，有的只有两到三名学生，有的学校只有一两间教室。在这些艰苦的“麻雀学校”里，却坚守着一批诲人不倦的“麻雀园丁”，拿着微薄的薪水却还经常贴补村里生活困难的孩子。

新华社记者 彭昭之



更多中国故事

系列报道请扫

二维码

本版编辑 闫静

邮箱 jjrzbgs@163.com